

清代  
叢刊  
筆記

履園叢話

錢

泳著

二





履園叢話卷三

考索

清 句吳錢泳梅溪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宮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不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孀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者。正其妻之謂也。必白為妻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為子之服。又當降也。乃

迂執者拘於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為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為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為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予觀禮。子益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即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為庶母矣。何曲為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

然則夫子為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徧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匪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口。曰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習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按燕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亦遷就。並解為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為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為苟。誠也。亦

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凡。或變作𠄎。隸書亦作𠄎。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

用猶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据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考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索隱秦寧公與毫王戰毫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毫王號湯非殷也此毫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謬書傳及

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友之教授嘗著推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 舊周

爾雅釋鳥。舊周注。子舊鳥。出蜀中。下云燕燕。案舊字音規。舊周即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舊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注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窮。及鄆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



也。故曰度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意以度詞聊復託芻蕘。或作度詞者誤。

###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亦並依並是也。

###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恆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

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為典據。

###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為尊。而以為賤。何也。

###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於聖人之列耶。



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 親家

今人呼媼親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為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按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為親家者。其來久矣。

###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按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於唐貞元十八年。為玉泉伽藍。有董徒為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為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為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為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為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為一卷。頗為詳備。惟稱周將軍為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 打跽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秦講鞠臆。徐廣曰。臆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蹴也。一曰。卑也。秦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為屈一膝是也。

###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臨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為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為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為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為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噴有繁言。世俗之感。一至於此。

###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為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

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犂犂碩碩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即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於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即可以為農。農即可以為兵也。後世分兵農為兩途。言兵不可

以為農。農不可以為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 泉之為錢

余年二十七，入館於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頤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銑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為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坊凡為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坊，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為泉，亦覺無謂。

###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畧記數條於此。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於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鄭注所

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為藩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為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任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即根腳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初齒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為閏聲。李于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注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於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於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索占孝廉。有說文韻微。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鯢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數語為之大駭。以為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

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瑩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為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即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 梅梁

禹廟梅梁為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為梅樹屈曲。豈能為棟梁乎。即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叔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叔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搗芒續之。顏叔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子字子我。裴駟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子。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繳

古有簷無繳。說文。簷字注。蓋也。笠字注。簷無柄也。然則簷即今之繳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繳入。此為繳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繳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為曲蓋。亦即繳也。故今吳人呼繳為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繳。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於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徹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即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坡。兒坡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即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有慙於松柏。近秋俱敗。亦無愧於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乙。勒為成書。有譜者為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

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為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為第一世。黃帝為第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為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為一世。黃帝為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偃。偃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箴。曰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為昆吾氏。惠連為參胡氏。永言為鄧人。安為曹姓。季連為芊姓。而箴鏗即彭祖是也。商時為彭城伯。任夏商周三代為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季承其後。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箴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詠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尚是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即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祇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

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斬者為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為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為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於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為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為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為證。亦不足以為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為煩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浙江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

鹿園支至方伯為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為祖。則忽長五世。為武肅王二十  
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為文僖公第十子。景畧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為武肅三  
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為當代之通儒。而  
不及諱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  
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  
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  
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  
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  
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  
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  
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然後以某  
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

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銘。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彙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彙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垣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為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藏之并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數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即理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菴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為忠為孝。為好為佞。宛對古人。為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暘學。為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



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即卽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錢。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錢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卽瑛七修類稿。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卽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復園叢話卷四

水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有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貺。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大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蓄蓄者。則有龐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蓋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一人得病。無傷于天。

地之和。一方得病。實有關於萬民之命。

昔人于深陽之上。嘗為堰壩以通其衝。于常州則穿濬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道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寢。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捺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為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旱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開啟閉。三曰築。圩裏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邾宣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鏐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為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于籌劃。則當事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

派其膏腴之田而為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為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為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為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為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為之梗。甘苦之相峙。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岍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 太湖

太湖之為震澤。其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眾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宣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茗書兩溪之水以入。滙為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

橋入吳淞。一由長洲出崑山。入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賈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入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為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為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芟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隄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



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  
撩淺夫開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為水患況不修治耶  
由此言之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為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  
昌為是余以為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為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  
為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  
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  
茅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為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  
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為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為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  
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為利而不知屢開屢  
塞之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黃浦近沙河

者使入婁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為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茅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為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為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為急。劉河白茅為次。三吳諸水。眾流所歸。總匯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三吳水源天目為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為茗甯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滙而為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為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為濠分布諸河至得勝諸壩為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為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簰東入兩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給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滙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為下流患引宋單錡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澗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小門吳塘門為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為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為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為之大。皆所以通經瀆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為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郝亶曰。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為首。荆溪為咽喉。百瀆為心。震澤為腹。旁通震澤枝河。則為脈絡。眾竅而吳江為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眾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絕矣。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為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為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為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 枝河

三江為幹河。諸浦為枝河。幹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

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幹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幹。皆附一本而生。開花結實者。則從枝幹而發。若僅治幹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 水利

邾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蓋江南之田。古為下下。今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瀦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

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為田害也水之利在停泓此旱年之所資灌溉而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裕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利之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即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果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為要務築圩岸為急需究其本源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為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即為圩岸築隄者無從取土而即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無虞也故邾賈曰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鄞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為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

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派。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鷺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為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為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啟。閉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為豐。化瘠以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為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天害也。昔錢公輔守金



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為利水溢則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其不為三吳之害者幾希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閘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芟蘆，以引沙土，而享芟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為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為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為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錡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噓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為田，為屋，為墳墓者，可十埒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澗，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芟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為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決他何處去耶？嗚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為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為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 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

###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圍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為三江既濬，建閘為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閘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為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

一浦大者開。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闊。且有石開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或謂設開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局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開設官。盜賊易于斂跡。嚴啟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鎬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涇。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為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為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為存亡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曠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戶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為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畝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眾水所歸為民利亦為民害大約畏滂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芟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為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為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

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莩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筍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埽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上。以築之。或筍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蓄蓄以備曠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



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木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為豐者。上渰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澆。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畝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為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澆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上渰一澆。為利無窮。旱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筍泥取污。即為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浣紗。兼為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澆。而反皆填塞。或築為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專官

王叔果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行民力之勤。情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苦于政務之繁。而遑計其農政之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人。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魁。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為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

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埧則速為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為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吳詔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即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為難修舉。非難經費為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即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為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吟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

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潛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 協濟

東南水利為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為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為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為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為緩事然水利為民生之本鄉閭之休戚賴焉國賦之盈縮系焉協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開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鋪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

稍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圍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當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即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提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夫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蓋請有司上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章程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册。取其連銀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加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



多既省 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自此太倉日積。國課日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途一也。隨處捐納。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塌。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

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為尤甚。或以官逋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差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寫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為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為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人者種芰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芡白茨菇。荸薺。芥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

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比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冊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為量丈重畫圖冊田段一準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即以治田之利為治水之利不必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之時盡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通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

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為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為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鋪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己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即取其典票贖回給發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為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為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預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為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覷覷。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為止。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為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



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為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畫作夜婦女雜運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為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為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為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為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

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溼沒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

洶洶以搶劫為能豪強者得米而快懦弱者忍饑而卧今冬明春尤為可慮某日

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

注明公簿仍聽各家自為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

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

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

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極及早

設施實為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勸災順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為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為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為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

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為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為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固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萬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

行其德。復於其間為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為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為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圖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履園叢話卷五

景賢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奮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資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延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為遊騎。劫掠驚悸。死。景輝推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為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為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資。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洶洶。利其家產者甚眾。景輝為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為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為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元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迹跡蠡濱。閉閣獨處。擁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夏祁寒。必衣冠點。勤

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為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為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為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秦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為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為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



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以居屋售於世楨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為之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責其直。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為之請。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為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霽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為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泉輩對酒賦詩。以為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為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齟齬為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為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為生。伯嘗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媿憚。氏聞之。即出見二翁。檢衽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

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已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雨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為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為食父母死後盡築為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為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侯傳贊謂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介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

辭曰我才豈能為石里長耶當明宗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承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鍼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凡官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字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煇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氏心頗洽緣事望謫戍新疆字均萬里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過思赦乃侍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滿足驚面備嘗艱險途中懸崖絕壑豺虎鬻鬻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者屢矣從姪大

鎔傲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字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為拉雜摧燒之。字均為時卷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昏黑，未幾風雨大作，郵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粃杷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

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履女亦有孝行。姑病瘕醫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碗而愈。而已亦病瘕者三載。不令姑知。後遇村姬授之藥。瘕以痊。李客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為屋。環以疎籬。興至吟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書注解。山居閑集。為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為世外人。尚欲品題天下士耶。

將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顛。願以身代。歸而逆其路。遇鄰姬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燄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粟。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窆。即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

名上。聞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通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為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暮，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衣毀成禮，尋父歸，傲居廂，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依然餉之。遇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蟻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艾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暮，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蒼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



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壙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庶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壙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氏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氏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為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屢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為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為我註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

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即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即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即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為治天下不可耕且為，文公亦以為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誦讀。李歿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為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謬。溷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為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沅和人。少讀書。刻厲為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貸。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

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為士民所悅。會寧為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為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空黃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山。山以西為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為黑莊。郭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南為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為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眾起事。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為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會也。

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為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涇城。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動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焰。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為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即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焚劫。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為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窞。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

民知邑宰來威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間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為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為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即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即傅公壻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



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為巢穴。築壘開溝。為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為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甯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尚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饒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為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歔歔欲泣。而不能自己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饒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且喜放鷗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嶇。

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臯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冰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憤茹蘆鹽。回首邊城飲水廉。計拙真同泝澗統。譚高欲捲雪霜鬢。冬烘病愈頭風掇。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院談兵膽尚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薪木期無毀。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鑄者。本籍浙江。為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恥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人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為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為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

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亂法營私但查亶望為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衙門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奉吏事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

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澧對曰御史例得

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

前往查訊當是時和坤柄國而國奉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奉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坤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扃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舖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遞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為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

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奉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以罪。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嘉之。以澧敢。上常召對便殿。

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為湖南學政。到任後絕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責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荊州水災。城圯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參奏。以為諸事皆已所發也。上責以

錢澧近在隣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

上曰。澧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

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奉

旨以員外補用。即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

復奉旨授湖廣道御史。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處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

惟阿桂在軍機處或在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各事畫稿司員皆趨走多歧將必生事端况內右門近接禁寢向來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蹕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坤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為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為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為賻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母却也其風義如此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即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注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為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為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遠征。必至京隨宦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為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晷。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故事尺牘。展書寫。以為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



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釐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為覓楚館。初意江漢為天下通途，吳中任仕者，指不勝屈，橐筆暮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為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儻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為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為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即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迺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冒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即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

之望何其難三也為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即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為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沖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靡屨明日載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為某郡司閹熟遊齊魯各官署通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為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為穎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燥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憊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偏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

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徒置鄰廟廟故推顏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即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為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穎上訪史君事又出戴若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即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憇憇主人相留不復議徒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鋪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難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穎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為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遣齋夫編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三四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穎上至漢口道經商維黃麻間一路人烟

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為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輪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芙蓉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過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連日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為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芙蓉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為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脚行石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芙蓉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懇之官也芙蓉駭甚明日俟多人為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

凡值一錢半鋸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誠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沒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為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濶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闐闐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感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鮮况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為谷為陵胡旅櫛耶汝既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裏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已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為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乙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官與

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為其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垣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為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為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為界。為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搗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蠶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為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



絢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啟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辨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齶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旬旬拾骨伍伯辰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纏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刑件記凡若干服裝為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為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踟躇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友里店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予知未相識當為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為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宴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者賻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賻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

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為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為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即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張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棹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甯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為酸鼻。既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擲即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顧詫為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悻。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為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維萬山中。幾中蛇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即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窆。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

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為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託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履園叢話卷五終